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宋史卷三百三十二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列傳第九十一

滕元發

李師中

陸誥

子師閔

趙高

孫路

游師雄

穆衍

滕元發初名甫字元發以避高魯王諱改字為名而字達道東陽人將生之夕母夢虎行月中墮其室性豪雋

慷慨不拘小節九歲能賦詩范仲淹見而奇之舉進士
廷試第三因聲韻不中程罷再舉復第三授大理評事
通判湖州孫沔守杭見而異之曰奇才也後當為賢將
授以治劇守邊之略召試為集賢校理開封府推官鹽
鐵戶部判官同修起居注英宗書其姓名藏禁中未及
用神宗即位召問治亂之道對曰治亂之道如黑白東
西所以變色易位者朋黨汨之也神宗曰卿知君子小
人之黨乎曰君子無黨辟之草木綢繆相附者必蔓草

非松柏也朝廷無朋黨雖中主可以濟不然雖上聖亦殆神宗以為名言太息久之進知制誥知諫院御史中丞王陶論宰相不押班為跋扈神宗以問元發元發曰宰相固有罪然以為跋扈則臣以為欺天陷人矣拜御史中丞神宗諤譴綏州且與薛向發諸路兵環慶保安皆出剽掠夏人誘殺將官楊定元發上疏極言諒祚已納款不當失信邊隙一開兵連民疲必為內憂又中書樞密制邊事多不合中書賞戰功而樞密降約束樞密

詰修堡而中書降褒詔元發言戰守大事也而異同如是願敕二府必同而後下宰相以其子判鼓院諫官謂不可神宗曰鼓院傳達而已何與於事元發曰人有訴宰相使其子達之可乎神宗悟為罷之京師郡國地震元發上疏指陳致災之由大臣不悅出知秦州神宗曰秦州非朕意也留不遣館伴契丹使楊興公開懷與之語興公感動將去泣之而別河北地大震命元發為安撫使時城舍多圯吏民懼壓皆幄寢爰舍元發獨處屋

下曰屋摧民死吾當以身同之瘞死食饑除田租修隄
障察貪殘督盜賊北道遂安除翰林學士知開封府民
王穎有金為隣婦所隱閱數尹不獲直穎憤而致偃扶
杖訴于庭元發一問得實反其金穎投杖仰謝失偃所
在夏國主秉常被篡元發言繼遷死時李氏幾不立矣
當時大臣不能分建諸豪乃以全地王之至今為患今
秉常失位諸將爭權天以此遺陛下若再失此時悔將
無及請擇立一賢將假以重權使經營分裂之可不勞

而定百年之計也神宗竒其策然不果用元發在神宗
前論事如家人父子言無文飾洞見肝鬲神宗知其誠
蓋事無巨細人無親疎輒皆問之元發隨事解答不少
嫌隱王安石方立新法天下詢詢然元發有言神宗信
之也因事以翰林侍讀學士出知鄆州徙定州初入郡
言新法之害且曰臣始以意度其不可耳既為郡乃親
見之歲旱求言又疏奏新法害民者陛下既知之矣但
下一手詔應熙寧三年以求所行有不便者悉罷之則

民心悅而天意解矣皆不聽厯青州應天府齊鄧二州
會婦黨李逢為逆或因以擠之黜為池州未行改安州
流落且十歲猶以前過貶居筠州或以為復有後命元
發談笑自若曰天知吾直上知吾忠吾何憂哉遂上章
自訟有曰樂羊無功謗書滿篋即墨何罪毀言日聞神
宗覽之惻然即以為湖州括宗登位徙蘇揚二州除龍
圖閣直學士復知鄆州學生食不給民有爭公田二十
年不決者元發曰學無食而以良田飽頑民乎乃請以

為學田遂絕其訟時淮南京東饑元發慮流民且至將
蒸為糜疫先度城外廢營地召諭富室使出力為席屋
一夕成二千五百間井竈器用皆具民至如歸所全活
五萬徙真定又徙太原元發治邊凜然威行西北號稱
名帥河東十二將其八以備西邊分半番休元發至之
八月邊遽來告請八將皆防秋元發曰夏若併兵犯我
雖八將不敵若其不來四將足矣卒遣更休防秋將懼
扣閭爭之元發指其頸曰吾已舍此矣頭可斬兵不可

出是歲塞上無風塵警詔以四砦賜夏人葭蘆在河東
元發請先畫境而後棄且曰取城易棄城難命部將訾
虎領兵護邊夏不敢近夏既得砦又欲以綏德城為說
畫境出二十里外元發曰是一舉而失百里必不可九
上章爭之以老力求淮南乃為龍圖閣學士復知揚州
未至而卒年七十一贈左銀青光祿大夫諡曰章敏
李師中字誠之楚丘人年十五上封事言時政父緯為
涇原都監夏人十餘萬犯鎮戎緯帥兵出戰而帥司所

遣別將郭志高逗遛不進諸將以衆寡不敵不敢復出
緯坐責降師中詣宰相辨父無罪時呂夷簡為相詰問
不屈夷簡怒以為非布衣所宜言對曰師中所言父事
也由是知名舉進士鄜延龐籍辟知洛川縣民有罪妨
其農時者必遣歸令農隙自詣吏令當下者榜于民或
召父老諭之租稅皆先期而集民負官茶直十萬緡追
繫甚衆師中為脫桎梏語之曰公錢無不償之理寬與
汝期可乎皆感泣聽命乃令鄉置一匱籍其名許日輸

所負一錢以上輒投之書簿而去比終歲逋者盡足官
移諸郡粟於邊已而反之盛冬大雪勞且費至賤售予
兼并家師中令過縣願輸者聽躬坐庾門執契以須數
日得萬斛使下其法於他縣嘗出鄉亭見戎人雜耕皆
兵興時入中國人藉其力往往結為婚姻久而不歸師
中言若輩不可雜處言之經略使并索旁郡者徙諸絕
塞龐籍為樞密副使薦其才召對轉太子中允知數政
縣權主管經略司文字夏人以歲賜緩移邊曰願勿逾

歲暮詔吏報許師中更牒曰如故事樞密院劾為擅改
制書師中曰所改者郡牒耳非制也朝廷是之薄其過
提點廣西刑獄桂州靈渠故通漕歲久石室舟滯師中
即焚石鑿而通之邕管有馬軍五百馬不能夏多死師
中謂地皆險阻無所事騎奏罷之士人補攝官銓授無
法權在吏悉記其名使待除于家初邕州蕭注宜州張
師正謀啓邊釁注欲以所管蠻峒酋豪往討交趾云不
用朝廷兵食詔下經略使蕭固轉運使宋咸二人為注

所餌合詞稱便而師中至詔以注奏付之師中邀注來
難之曰君以酋豪伐交趾能保必勝乎曰不能師中曰
既不能保必勝脫有敗衄奈何注知不可遂罷議會蠻
徭申紹泰入追亡者害巡檢宋士堯注又張皇為駭奏
仁宗為之盱食師中言無足憂因劾注邀功生事掊斂
失衆心卒致將率敗覆按法當斬於是注責泰州安置
并按固咸皆坐貶師中攝帥事交趾耀兵於邊聲言將
入寇師中方宴客飲酒自若草六榜揭境上披以其情

得不敢動即日貢方物紹泰懼委巢穴遁去儂智高子
宗旦保火峒衆無所屬前將規討以韋賞遂固守師中
檄諭禍福立率其族以地降邊人化其德多畫象立祠
以事稱為桂州李大夫不敢名還知濟兗二州濟水堦
塞久師中訪故道自兗城西南啟鑿之功未半而去遷
直史館知鳳翔府种諤取綏州師中言西夏方入貢叛
狀未明恐彼得以藉口徒啟其釁端也廊延路覘知西
夏駐兵綏銀州檄諸路當牽制師中疏論牽制之害時

諸將皆請行師中曰不出兵罪獨在帥非諸將憂也既而此舉卒罷熙寧初拜天章閣待制河東都轉運使西人入寇以師中知秦州詔賜以班超傳師中亦以持重總大體自處前此多屯重兵於境寇至則戰嬰其銳鋒而內無以遏其入師中簡善守者列塞上而使善戰者中居令諸城曰即寇至堅壁固守須其去出戰士尾襲之約束既熟常以取勝王韶築渭涇上下兩城屯兵以脅武勝軍撫納洮河諸部下師中議遂言今修築必廣

發兵大張聲勢及令蕃部納土招弓箭手恐西蕃及洮河武勝軍部族生疑今不若先招撫青唐武勝及洮河諸族則西蕃族必乞修城砦因其所欲量發兵築城堡以示斷絕夏人鈔略之患部人必歸心唐於西域每得地則建為州其後皆陷失以清水為界大抵根本之計未實腹心之患未除而勤遠略貪土地者未有不如此者詔師中罷師事韶又請置市易募人耕緣邊曠土師中奏阻其謀王安石方主韶坐以奏報反覆罪削職知

舒州徙洪登齊復待制知瀛州又乞召司馬光蘇軾等
置左右師中言時政得失又自稱薦曰天生微臣蓋為
聖世有臣如此陛下其舍諸呂惠卿駁其語以為罔上
遂貶和州團練副使安置還右司郎中卒年六十六師
中始事州縣邸狀報包拯叅知政事或云朝廷自此多
事矣師中曰包公何能為今鄆縣王安石者眼多白甚
似王敦他日亂天下必斯人也後二十年言乃信其志
尚甚高每進見多陳天人之際君臣大節請以進賢退

不肖為宰相考課法在官不貴威罰務以信服人至明而恕去之日民擁道遮泣馬不得行杜衍范仲淹富弼皆薦其有王佐才然好為大言以故不容于時而屢黜氣未嘗少衰

陸詵字介夫餘杭人進士起家簽書北京判官貝州亂給事不之興賊平又條治其獄無濫者加集賢校理通判秦州范祥城古渭詵主餽餉具言非中國所恃而勞師屯戍且生事既而諸羗果怒爭塞下大擾經二歲乃

定判太常禮院吏部南曹提點開封縣鎮咸平龍騎軍
皆故羣盜牢廩不時得毆泣給官還營不自安大校柴
元煽使亂詔誅往視許元以不死命取始禍者自贖衆
皆帖然提點陝西刑獄時鑄錢法壞議者欲變大錢當
一誅言民間素重小銅錢而賤大鐵錢他日以一當三
猶輕之今減令均直大錢必廢請以一當二則公私所
損亡幾而商賈可以通行兼盜鑄者計其直無贏將必
自止從之徙誅南北轉運使直集英院進集賢殿修撰

知貴州奏言邕去桂十八驛異時經略使未嘗行飭武備臣願得一往使羣蠻知省大將號令因以聲震南交詔可自儂徭定後交人浸驕守帥嘗姑息詵至部其使者黎順宗來偃蹇如故態詵絀其禮召問折諭導以所當為懾伏而去詵遂至邕州集左右江四十五峒首詣麾下閱簡工丁五萬補置將吏更鑄印給之軍聲益張交人滋益恭遣使入貢召為天章閣待制知諫院命張田代之英宗戒以毋得改詵法道除知延州趣入覲帝

勞之曰卿在嶺外施設無不當者廊延最當敵要今將何先對曰邊事難以踰度未審陛下欲安靜也將威之也帝曰大抵邊陲當安靜昨王素為朕言惟朝廷與帥臣意如此至如諸將無不貪功生事者卿謂何如詵曰素言是也諒祚寇慶州以敗還聲言益發人騎且出嫚辭復攻圍大順城詵謂由積習致然不稍加折銷則國威不立乃留止請時服使者及歲賜而移宥州問故帝喜曰固知詵能辦此諒祚聞之大沮盤旋不敢入乃報

言邊吏擅興兵今誅之矣朝廷遣何次公持詔書諭告
詵以為未可明年又乞留賜冬服及大行遺留二使而
自以帥牒告之故諒祚始因詵謝罪共貢職銀州監軍
鬼名山與其國隙扣青澗城主种諤求內附諤以狀聞
遂欲因取河南地詵曰數萬之衆納土容可受若但以
衆來情偽未可知且安所置之戒諤毋妄動諤持之力
詵召諤問狀與轉運使薛向議撫納詵向言名山誠
能據橫山以扞敵我以刺史世封之使自為守故為中

國之利今無益我而輕啓西釁非計也乃共畫三策令幕府張穆之入奏而穆之陰受向指詭言必可成神宗意詵不協力徙知秦鳳諤遂發兵取綏州詵欲理諤不稟節制之狀未及而徙詵馳見帝請棄綏州而上諤罪帝愈不懌罷知晉州既諤抵罪向穆之皆坐貶以詵知真定改龍圖閣學士知成都青苗法出詵言蜀峽力耕火種民常不足今省稅科折已重其民輕侈不為儲積脫歲儉不能償逋適陷之死地願罷四路使者詔獨置

成都府一路熙寧三年卒年五十九子師閔

師閔以父任為官熙寧末李稷提舉成都路茶場辟幹
當公事不三年提舉本路常平遂居稷職在蜀茶額三
十萬稷既增而五之師閔又衍為百萬稷死師閔訟其
前功乞賜之土田詔賜稷十頃進師閔都大提舉成都
永興路權茶位視轉運使又兼買馬監牧事權震川建
請無不遂志所行職事他司莫預聞茶禍既被於秦蜀
又欲延荆楚兩河神宗不許元祐初用御史中丞劉摯

言遣黃廉入蜀訪察右司諫蘇轍論其六害謂李稷引
師閔共事增額置場以金銀貨拘民間物折博賤取而
貴出之其害過於市易自法始行至今四變利益深民
益困立法之虐未有甚於此者廉奏至如轍所陳乃貶
師閔主管東嶽廟久之起知蘄州會復置常平官李清
臣在中書即以師閔使河北尋加直秘閣復領秦蜀茶
事於是一切如初又使掾屬詣關奏券馬事安燾韓忠
彥議頗異獨曾布以為然曰但行之一年而以較綱馬

利害即可見矣師閔遂請令蕃漢商人願持馬受券者於熙秦兩路印驗價給之而請直於太僕若此券盛行則買馬場可罷既用其策明年太僕會網馬之籍死者至什二而券馬所損纔百分一詔獎之賜以金帛改陝西轉運使加集賢殿修撰知秦州諸道方進築被爵賞師閔在秦無所事怏怏不釋曾布議使督本部兵赴熙河共攻師閔承命踊躍集兵四萬以待而章惇陰諷熙帥鍾傳先出塞敕師閔聽傳節制築淺井又築乧囉皆

不成而還傳更檄會兵於顛耳關未至復卻秦鳳之師
再出再返勞且弊言者乞加責不聽旋進寶文閣待制
召為戶部侍郎未及拜坐秦州詐增首虜事落職知鄆
未幾還之歷河南永興軍延安府卒

趙高字公才邛州依政人第進士為汾州司法叅軍郭
遼宣撫陝西辟掌機宜文字种諤擅納綏州降人數萬
朝廷以其生事議誅諤反故地歸降人以解仇釋兵高
上疏曰諤無名興舉死有餘責若將改而還之彼能聽

順而亡絕約之心乎不若諭以彼衆餓莩投死中國邊臣雖擅納實無所利特以往年俘我蘇立景詢輩爾可遣詢等來與降人交歸各遵紀律而疆場寧矣如其蔽而不遣則我留橫山之衆未為失也又徙達帥鄜延為達移書執政請存綏州以張兵勢先規度大理河川建堡砦畫稼穡之地三十里以處降者若棄綏不守則無以安新附之衆援種世衡招蕃兵部敵屯青澗城故事朝廷從之活降人數萬為東路捍蔽熙寧初夏人誘殺

知保安軍楊定等既而以李崇貴韓道喜來獻且請和朝廷欲官其任事之酋鐫歲賜以為俸給因使納塞門安遠二砦而還綏州高言綏實形勢之地宜增廣邊障乃無窮之利若存綏以觀其變計之得也神宗召問狀對曰綏之存亡皆不免用兵降二萬人入吾肝脾釁隙已深不可亡備神宗然之除集賢校理夏人犯環慶後復來賀正高請邊吏離其心腹因以招橫山之衆此不戰而屈人兵也遷提點陝西刑獄韓絳宣撫陝西河東

兵西討高為絳言大兵過山界皆砂磧乏善水草又亡險隘可以控扼今切危之若乘兵威招誘山界人戶處之生地當先經畫山界控扼之地然後招降不爾勞師遠攻未見其利絳欲取橫山納种諤之策遂城囉兀以高權宣撫判官諤趣河東兵會銀川規以後期斬將高白絳令諤自往中路迎東兵諤懼違節制乃不敢逞加直龍圖閣知延州夏人屢欲款塞每以虛聲搖邊詔問方略高審計形勢為破敵之策以獻遣裨將曲珍呂真

以兵千人分巡東西路夏人方以四萬衆自間道欲取綏道遇珍皇駭亟戰真繼至夏衆敗走夏自失綏意未能已高揣知其情奏言夏使請和必欲畫綏界願聽本路經略司分畫歲賜則俟通和之日復焉明年遂用高策以綏為綏德城初廊延地皆荒瘠占田者不出租賦倚為藩蔽寶元用兵後凋耗殆盡其曠土為諸酋所有高因招問曰往時汝族戶若干今皆安在對大兵之後死亡流散其所存止此高曰其地存乎酋無以對高曰

聽汝自募丁家使占田充兵若何吾所得者人爾田則
吾不問也諸酋皆感服歸募悉補亡籍又檢括境內公
私閒田得七千五百餘頃募騎兵萬七千高以異時蕃
兵提空簿漫不可攷因議涅其手屬歲饑高分蕃兵願
刺手者貸常平穀一斛於是人人願刺因訓練以時精
銳過於正兵神宗聞而嘉之擢天章閣待制交趾叛詔
為安南行營經略招討使總九將軍討之以中官李憲
為貳高與議不合請罷憲神宗問可代者高以郭逵老

邊事願為裨贊於是以前達為宣撫使高副之前達至輒與
高異高欲乘兵形未動先撫輯兩江峒丁擇壯勇啖以
利使招徠攜貳隨其腹心然後以大兵繼之前達不聽高
又欲使人齎敕榜入賊中招納又不聽遂令燕達先破
廣源復還永平高以為廣源間道距交州十二驛趣利
掩擊出其不意川途並進三路致討勢必分須固爭不
能得賊乘緩遂據江列戰艦數百艘官軍不能濟高分
遣將吏伐木治攻具機石如雨其艦被擊皆廢徐以罷

卒致賊設伏擊之斬首數千級馘其渠酋遂皆降達忤
於玩寇乃移疾先達既坐貶高亦以不即平賊降為直
龍圖閣知桂州後復天章閣待制權三司使時西師大
舉五路並進以高為河東轉運使領降卒赴鄜延餉种
諤軍諤抵罪高又坐餽輓不給黜知相州既而鑄職知
淮陽軍居數月盡復故職知慶州羗唃名昌詭稱送幣
將入寇高知蕃主白信可使信適以罪係獄破械出之
告以其故約期日使往果縛取以歸明年夏人欲襲取

新壘大治攻械高具上撓夏計及夏侵蘭州高遣曲珍
將兵直抵鹽韋俘馘千驅孳畜五千其酋拽厥嵬名宿
兵於賀蘭原時出攻邊高遣將李照甫蕃官歸仁各將
兵三千左右分擊耿端彥兵四千趨賀蘭原戒端彥曰
賀蘭險要過嶺則砂磧也使敵入平夏無繇破之又選
三蕃官各輕兵五百取間道出敵砦後邀其歸路端彥
與戰賀羅平敵敗果趨平夏千兵伏發敵駭潰斬馘甚
衆生擒嵬名斬首領六獲戰馬七百牛羊老幼三萬餘

遷龍圖閣直學士復帥延安元祐初梁乙埋數擾邊高知夏將入侵檄西路將劉安李儀曰夏即犯塞門汝徑以輕兵擣其腹心後果來犯安等襲洪州俘斬甚衆夏遂入貢既而以重兵壓境諸將亟請益戍兵為備高徐諭之曰第謹斥堠整戍甲無為寇先戍兵不可益也因遣人詰夏夏兵遂去遷樞密直學士乙埋終不悛使問以善意問乙埋何苦與漢為仇必欲寇第數來恐汝所得不能償所亡洪州是也能改之吾善遇汝遺之戰袍

錦綵自是乙埋不復窺塞高乃縱問國中疑而殺之五年拜端明殿學士遷大中大夫夏遣使以地界為請朝廷許還葭蘆米脂浮屠安疆四砦以高領分畫之議夏既得四砦猶未有恭順意未幾復犯涇原會高卒年六十五贈右光祿大夫紹聖四年以高與元祐棄地議係其名于黨籍

孫路字正甫開封人進士及第元豐中為司農丞鄧潤甫薦為御史召對其言不合新政神宗語輔臣以為不

可用下遷主簿路鞅鞅不釋求通判河州徙蘭州夏人
入寇論扞禦功進五階除陝西轉運判官元祐初為吏
部禮部員外郎侍講徐王府司馬光將棄河湟邢恕謂
光曰此非細事當訪之邊人孫路在彼四年其行止足
信可問也光亟召問路挾輿地圖示光曰自通遠至熙
州纔通一徑熙之北已接夏境今自北關辟土百八十
里瀕大河城蘭州然後可以扞蔽若捐以予敵一道危
矣光幡然曰賴以訪君不然幾誤國事議遂止遷右司

郎中以直龍圖閣知慶州章惇柄國復議取棄地時諸
道相視未進路聲言修舊壘載器甲樓鹵頓大順城下
夜半趨安疆遲明據之六日而城完加寶文閣待制遂
築興平橫山進龍圖閣直學士徙知熙州涇源城西安
詔出師牽制其勢路即將衆臨會州遂建取青唐之策
大將王愍王瞻擣邈州瞻先至下之愍與爭功路右愍
顯屬以兵瞻有請輒弗應瞻訴諸朝召拜路兵部尚書
以龍圖閣學士知成都未行坐他事削職知興國軍徽

宗立歷太原河南永興軍河中府卒

游師雄字景叔京兆武功人學於張載第進士為儀州司戶叅軍遷德順軍判官鄜延將劉瑄與主帥議戰守策欲自延安入安定黑水師雄以地薄賊境懼有伏請由他道既而諜者言夏伏精騎於黑水傍瑄謝曰微君言吾不返矣趙鼎帥延安辟為屬時夏人擾邊戍兵在別堡龍安以北諸城兵力咸弱鼎患之師雄請發義勇以守多聚石城上待其至夏人知有備不敢入但襲荒

堆三泉而還歲饑行諸壘振貸計口賦糧人無殍亡運石瑩甲深溝繕城邊備益固元祐初為宗正寺主簿執政將棄四砦訪於師雄師雄曰此先帝所立以控制夏人者也若何棄之不惟示中國之怯將起敵人無厭之求儻瀘戎荆粵視以為請亦將與之乎萬一燕人遣一乘之使來求關南十縣為之奈何不聽因著分疆錄遷軍器監丞吐蕃寇邊其酋鬼章青宜結乘間脅屬羌構夏人為亂謀分據熙河朝廷擇可使者與邊臣措置詔

師雄行聽便宜從事既至謀知夏人聚兵天都山前鋒
屯通遠境吐蕃將攻河州師雄欲先發以制之請於帥
劉舜卿舜卿曰彼衆我寡奈何師雄曰在謀不在衆脫
事不濟甘受首戮議三日乃定遂分兵為二姚兕將而
左种誼將而右兕破六逋宗城斬首千五百級攻講朱
城斷黃河飛梁青唐十萬衆不得度誼破洮州擒鬼章
及大首領九人斬首千七百級捷書聞百僚表賀遣使
告永裕陵將厚賞師雄言者猶以為邀功生事止遷一

官為陝西轉運判官提點秦鳳路刑獄夏人侵涇原復入熙河師雄言蘭州距賊一舍通遠不百里非有重山複嶺之阻宜於定西通渭之間建安遮納迷結珠三柵及護耕七聖以固藩籬此無窮之利也詔付范育皆如初議入拜祠部員外郎加集賢校理為陝西轉運使內地移粟於邊民以輦僦為病師雄言往者邊土不耕仰給於內今積粟已多軍食自足宜令內地量轉輸致之直以免大費報可召詣闕哲宗勞之曰洮州之役可謂

雋功但恨賞太薄耳對曰皆上稟廟算臣何力之有焉
唯當時將士勲勞未錄此為欠也因陳其本末拜衛尉
少卿哲宗數訪邊防利病師雄具慶厯以來邊臣施置
之臧否朝廷謀議之得失及方今禦敵之要凡六十事
名曰紹聖安邊策上之出知邠州改河中府進直龍圖
閣知秦州未至詔攝熙州以夏人擾邊詔使者與熙帥
秦帥共謀之使者銳於討擊師雄謂進築城壘以自蔽
席捲之師未應深入也上章爭之不報既而使者知攻

取之難卒用師雄策自復洮州之後于闐太食物林邈
黎諸國皆懼悉遣使入貢朝廷令熙河限其二歲一進
師雄曰如此非所以來遠人也未幾還秦徙知陝州卒
年六十師雄慷慨豪邁有志事功議者以用不盡其材
為恨

穆衍字昌叔河內人徙河中第進士調華池令民牛為
機家斷舌而不知何人訟于縣衍命殺之明日仇以私
殺告衍曰斷牛舌者乃汝耶訊之具服後知淳化耀之

屬縣衍從韓絳宣撫陝西遇慶卒潰亂衍念母在耀亟
謁歸信宿走七驛比至慶卒嘗戍華池知行名不敢近
時諸郡捕賊兵糧備無以給遂擅發常平倉且懼得罪
衍曰饑之不恤則吾兵將為慶卒矣衍考課為一路最
元豐中种諤西征然其軍事諤第賞以死事為下衍曰
此非所以勸忠也力爭之諤還入塞詔往靈武援渭慶
兩軍將行衍曰吾兵情歸未及解甲安能犯不測於千
里外哉諤乃止同幕畏罪陽謝衍曰師不再舉君之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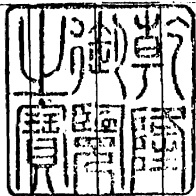
也衍識其意曰全萬衆之命以一身塞責衍無憾焉元祐初大臣議棄熙蘭衍與孫路論疆事以為蘭棄則熙危熙棄則關中震唐自失河湟西邊一有不順則警及京都今二百餘年非先帝英武孰能克復若一旦委之恐後患益前悔將無及矣議遂止改陝西轉運判官金部戶部員外郎熙河分畫未決詔衍視之還言質孤勝如據兩川美田實彼我必爭之地自西關失利遂廢不守請界二壘之間城李諾平以控要害及他城堡皆起

亭障以通涇原明年遂城李諾名曰定遠三遷左司郎中紹聖初以直秘閣為陝西轉運使加直龍圖閣知慶州徙延安又徙秦州未行而卒年六十三敕河中官庀其葬後追錄不棄蘭州議官其一子

論曰自熙寧至於紹聖四方之事多矣夏人乍服乍叛其地或予或奪廟堂之上論靡有定相為短長元發師中輩七人一時謀謨盖可考也元發論君子小人言簡而盡足動人主而神宗惑安石之言竟弗之悟師中豫

識安石於鄞令以為目肖王敦將亂天下蓋又先於呂
誨矣詵能鎮撫西夏又能靖交趾之難誠有禦邊之才
其子師閔為時寵利無足取者趙鼎狃於西陲之勝取
敗南裔後獲寇名庶足自贖朝臣議棄河湟孫路以一
言止之使司馬光自悔幾於誤國及取青唐下邈川可
驗其能然右王慙而困王贍非大將之器也游師雄之
禽鬼章復洮州以致諸國入貢校之諸將其功獨為雋
偉行為政得民心既去而亂兵不忍驚其母德之足以

感人有如是夫



宋史卷三百三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宋史卷三百三十三至
六

詳校官編修臣曹錫齡

洗馬臣王坦修覆勘

覆校官編修臣沈清藻

校對官中書臣高 中

膳錄監生臣壽呂勳

欽定四庫全書

宋史卷三百五十三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列傳第九十二

楊佐

李兌

從弟

沈立

張揆

張燾

俞允

劉瑾

閻詢

葛宮

子思

張田

榮諲

李載

姚渙

朱景

子光

李琮

朱壽隆

盧士宏

單煦

楊仲元

余良肱

潘夙

楊佐字公儀本唐靖恭諸楊後至佐家于宣及進士第
爲陵州推官州有鹽井深五十丈皆石也底用栢木爲
榦上出井口垂綆而下方能及水歲久榦摧敗欲易之
而陰氣騰上入者輒死惟天有雨則氣隨以下稍能施
工晴則亟止佐教工人以木盤貯水穴竅灑之如雨滴
然謂之雨盤如是累月井榦一新利復其舊累遷河陰
發運判官榦當河渠司皇祐中汴水殺溢不常漕舟不

能屬佐度地鑿瀆以通河流於是置都水監命佐以鹽鐵判官同判京城地勢南下涉夏秋則苦霖潦佐開永通河疏溝澮出野外自是水患息又議治孟陽河議者謂不便佐言國初歲轉京東粟數十萬今所致亡幾儻不濬復舊跡後將廢矣乃從其策出爲江淮發運使孟陽之役調民七八千夷墓百數怨聲盈塞詔開封鞠治官吏獨捨佐不問糾察刑獄劉敞請加貶黜不聽召爲鹽鐵副使拜天章閣待制復判都水知審官院權發

遣開封府嘗使契丹虜饋以方物書獨稱名英宗升遐
奏遺留物再往使卒於道年六十一詔護喪歸賻以黃
金恤其家

李兌字子西許州臨潁人登進士第由屯田員外郎爲
殿中侍御史按齊州叛卒獄成有欲夜篡囚者兌以便
宜斬之人服其略張堯佐判河陽兌言堯佐素無行能
不宜以戚里故用改同知諫院狄青宣撫廣西入內都
知任守忠爲副兌言以宦者觀軍容致主將掣肘非計

仁宗爲罷守忠太常新樂成王拱辰以爲十二鐘磬一以黃鍾爲律與古異胡瑗及阮逸亦言聲不能諧詔近臣集議久而不決兌言樂之道廣大微妙非知音入神詎容輕議願參新舊但取諧和近雅者合而用之進侍御史知雜事擢天章閣待制知諫院轉運使制祿與郡守殊時有用彈劾奪節及老疾請郡者一切得仍奉稍兌言非所以勸沮乃詔悉依所居官格兌在言職十年凡所論諫不自表襮故鮮傳世出知杭州帝書安民二

字以寵徙越州加龍圖閣直學士知廣州南人謂自劉氏納土後獨允著清節還知河陽帝又寵以詩徙鄧州富人榜僕死係頸投井中而以縊爲解允曰既赴井復自縊有是理乎必吏受賕教之爾訊之果然允歷守名郡爲政簡嚴老益精明自鄧歸泊然無仕宦意對便殿力丐退英宗命無拜以爲集賢院學士判西京御史臺積官尚書右丞轉工部尚書致仕卒年七十六諡曰莊從弟先

先字淵宗起進士爲虔州觀察推官攝吉州永新令兩
州俗尚訟先爲辨枉直皆得其平知信州南安軍撫楚
州歷利梓江東淮南轉運使壽春民陳氏施僧田其後
貧弱往丐食僧所而僧逐之取僧園中筍遂執以爲盜
先詰其由奪田之半以還之所至治官如家人目以俚
語在信爲錯安頭謂其無貌而有材也在楚爲照天燭
稱其明也楚有民迫於輸賦殺牛鬻之里胥白于官先
愍焉但令與杖通判孫龍舒以爲徒刑毀其按明日龍

舒來先引因曰汝罪應杖以通判貸汝矣遣之出積官
至祕書監致仕兄兌尚無恙事之彌篤以子叙封得大
中大夫閑居一紀卒年八十三子庭玉年六十即棄官
歸養人賢其家法云

沈立字立之歷陽人舉進士簽書益州判官提舉商胡
埽采撫大河事迹古今利病爲書曰河防通議治河者
悉守爲法遷兩浙轉運使蘇湖水民艱食縣戒強豪民
發粟以振立亟命還之而勸使自稱貸須歲稔官爲責

償茶禁害民山場榷場多在部內歲抵罪者輒數萬而
官僅得錢四萬立著茶法要覽乞行通商法三司使張
方平上其議後罷榷法如所請立召爲戶部判官奉使
契丹適行冊禮欲令從其國服不則見於門立折之曰
往年北使講見儀未嘗令北使易冠服況門見耶契丹
愧而止遷京西北轉運使都水方興六塔河召與議立
請止修五股等河及漳河分殺水勢以省役從之加集
賢修撰知滄州進右諫議大夫判都水監出爲江淮發

運使居職辦治加賜金數詔嘉之知越州杭州審官西
院江寧府初立在蜀悉以公粟售書積卷數萬神宗問
所藏立上其目及所著名山水記三百卷徙宣州提舉
崇禧觀卒年七十二

張掞字文裕齊州歷城人父蘊咸平初監淄州兵契丹
入寇遊騎至淄青間州人將棄城蘊拔刀遮止於門力
治守備遊騎爲之引去郡守媿始謀掠爲已功及陷以
罪蘊受而不校掞幼篤孝蘊病刲股肉以療舉進士知

益都縣當督賦租置里胥弗用而民皆以時入石介獻
息民論請以益都爲天下法丁內艱時隆寒徒跣舉柩
叩首流血與兄揆廬墓左明道中京東饑盜起以御史
中丞范諷薦知萊州掖縣民訴旱于州拒之揆自薦奏
聞詔除登萊稅通判永興軍爲集賢校理四遷爲龍圖
閣直學士知成德軍宦者閻士良爲鈐轄多撓帥權用
危法中軍校揆直之而劾士良英宗登極朝廷使來告
士良辭疾居家宴客自若奏抵其罪入判太常司農寺

累官戶部侍郎致仕熙寧七年卒年八十揆忠篤誠愨
既老益康寧少從劉潛李冠遊及其死率里人葬之置
田贍其孥事揆如父理家必諮而行爲鄉黨矜式

張燾字景元樞密直學士奎之子也舉進士通判軍州
州卒謀亂期有日燾得告者徐詣營取首惡寘諸法知
沂濰二州沂產布濰產絹而有司科賦相反燾始革之
濰多圭田率計畝徵絹而蠲河役燾不肯踵例廢法還
其役入損於舊五之四且命吏曰吾知守已而已無妨

後人汝勿著爲式提點河北刑獄攝領澶州七日而商
胡決燾拯溺拯饑所全活者十餘萬猶坐免數年復提
點河東陝西京西刑獄爲鹽鐵判官淮南轉運使江淮
發運副使泗州水城且壞燾悉力營護詔寵其勞入爲
戶部副使京師賦麴於酒人有常籍毋問售不售或釐
產以償燾請罷歲額嚴禁令隨所用麴多寡以售自是
課增溢官脩睦親宅議取民居燾言芳林園有餘地宗
室足自處無庸起民居從之孝嚴殿成請圖乾興以來

文武大臣像於壁遷天章閣待制陝西都轉運使蒲津浮橋壞鐵牛皆沒水中燾以策列巨木於岸以爲衡絕石其秒挽出之橋復其初保安二土豪善騎射爲邊人所憚故縱善馬誘使取之而彊以漢法燾按得其狀俱以隸軍加龍圖閣直學士知成都府蜀人苦多盜燾嚴保伍使不得隱而申其捕限南蠻寇黎雅討走之罷磨刀崖戍卒改知瀛州母喪服闋故事起執政以詔近臣以堂帖神宗特命賜詔判太常寺知鄧許二州復判太

常知通進銀臺司提舉崇福宮由給事中易通議大夫卒年七十燾才智敏給常從范仲淹使河東至汾州民遮道數百趨訴仲淹以付燾方與客弈局未終處決已竟英宗時三司前奏事帝詰鑄錢本末皆不能對燾悉論無隱帝是之顧左右識其姓名後欲以爲觀察使守邊曰卿家世事也燾對曰臣叔父亢有大才臣愚不可繼遂止

俞亢字公達明州鄞人登進士第熙寧中爲都水丞提

舉沿汴淤泥溉田爲上腴者八萬頃檢正中書戶房加
集賢校理淮南轉運副使遷成都路轉運使茂州羗寇
邊充上十策禦戎神宗遣內侍王中正司經制建三堡
復永康爲軍因詐殺羗衆以爲中正功與深相結至出
妻拜之中正還闕舉充可任召判都水監進直史館中
書都檢正御史彭汝礪論其媚事中正命遂寢河決曹
村充往救護還陳河防十餘事驟論水衡之政不修因
循苟且浸以成習方曹村決時兵之在役者僅十餘人

有司自取敗事恐未可以罪歲也加集賢殿脩撰提舉
市易歲登課百四十萬故事當賜錢充曰奏課職也願
自今罷賜詔聽之擢天章閣待制知慶州慶陽兵驕小
繩治輒肆悖充嚴約束斬妄言者五人於軍門聞有疾
苦則巡撫勞餉死不能舉者出私財以周其喪以故莫
不畏威而懷惠環州田與夏境犬牙交錯每穫必遭掠
多棄弗理充檄所部復以時耕植募家族山夷叛舉戶
亡入西者且三百充遣將張守約耀兵塞上夏人亟反

之充之帥邊實王珪薦欲以暹司馬光之入充亦知帝
有用兵意屢倡請西征後言夏酋秉常爲母梁所戕或
云雖存而囚不得與國政其母宣淫凶恣國人怨嗟實
爲興師問罪之秋也秉常亡將有桀黠者起必爲吾患
今師出有名天亡其國度如破竹之易願得秉傳入覲
面陳攻討之畧詔令掾屬入議未及行充暴卒年四十
九

劉瑾字元忠吉州人沆之子也第進士爲館閣校勘沆

亡得褒贈知制誥張環草詞語涉譏貶瑾泣涕不能食
闔門衰經邀宰相自言朝廷爲改書命黜環爲州瑾亦
坐衰服入公門罷職沒喪不就官丐守墳墓王素爲請
以伸孝子之志詔復職遷集校理通判睦州爲淮南轉
運副使召修起居注加史館脩撰河北轉運使拜天章
閣待制知瀛州坐與世居通問徙明州未行改鎮廣州
與樞密院論戍兵不合改虔州戰擢都監楊從先奉旨
募兵不至擅遣其子懋糾諸縣巡檢兵集郡下瑾怒責

之遽發悖謬語懋訴瑾于朝遂廢于家踰年復待制知江州歷福州秦州成德軍卒瑾素有操尚所泣以能稱然御下苛嚴少縱舍好面折人短以故多致訾怨

閻詢字議道鳳翔天興人少時以學問著聞擢進士第又中書判拔萃科累遷秘書丞爲監察御史裏行詔治王素獄坐有姻嫌不以聞降監河陽酒稅累遷爲鹽鐵判官使契丹詢頗諳北方疆理時契丹在軌淀迂者王惠導詢由松亭往詢曰此松亭路也胡不徑葱嶺而迂

枉若是豈非夸大國地廣以相欺邪惠慚不能對加直
龍圖閣知梓州徙河東轉運使言三路土兵疲老者聽
其族以強壯者代從之進集賢殿修撰知河中府大河
漲壞浮橋詢易爲長橋拜天章閣待制知廣州不即赴
罷職知商州神宗轉右諫議大夫改邠同二州提舉上
清太平宮卒年七十九

葛宮字公雅江陰人舉進士授中正軍堂書記善屬文
上太平雅頌十篇真宗嘉之召試學士院進兩階又獻

寶符閣頌爲楊億所稱知南充縣東川饑民艱食部使者檄守資昌兩州以惠政聞知南劍州土豪彭孫聚黨數百憑依山澤爲盜出害吏民不可捕宮遣沙縣尉許抗諭降之並溪山多產銅銀吏挾姦罔利課歲不登宮一變其法歲羨餘六百萬三司使聞於朝論當賞宮曰天地所產吾固盜之又可爲功乎卒不言徙知滁秀二州秀介江湖間吏爲關涇潰上以征往來間有昏葬趨期者多不克宮命悉毀之積官秘書監太子賓客治平

中轉工部侍郎熙寧五年卒年八十一宮性敦厚恤錄
宗黨撫孤嫠賴以存者甚衆宮弟密亦以進士爲光州
推官豪民李新殺人嫁其罪於邑民葛華且用華之子
爲證獄具密得其情出之法當賞密白州使勿言仕至
太常博士天性恬靖年五十忽上章致仕姻黨交止之
笑曰俟罪疾老死不已而休官者安得有餘裕哉即退
居號草堂逸老年八十四乃終平生爲詩慕李商隱有
西崑高致子書思踵登第調建德主簿時密已老欲迎

以之官密難之書思曰曾子不肯一日去親側豈以五斗移素志哉遂投劾歸養十年餘近臣表其志行以爲泗州教授弗就密不得已許以他日偕行始乞監新市鎮居父喪哀毀骨立盛暑不釋苴麻終禫不忍去冢舍累年乃出仕歷封丘主簿漣水時兄書元爲望江令同隸淮南監司有捨兄而薦已者移書乞改薦兄不許則封檄還之其篤行類皆若此仕至朝奉郎亦告老父子歸休皆不待年卒年七十三特謚曰清孝子勝仲孫立

方皆以學業至侍從世爲儒家勝仲自有傳

論曰佐立擅水衡之政爲時所稱允居官論諫無所表
襮先克承之揆之孝肅之智瑾之苛嚴詢之辭令皆著
一時自致顯官俞充制軍禁暴足爲能臣而希時相之
意倡請西征使其不死邊陲之禍其可既乎葛氏自宮
以下簪纓相繼盛哉

張田字公載澶淵人登進士第知應天府司錄歐陽脩
薦其才通判廣信軍夏竦楊懷敏建策增七郡塘水詔

通判集議田曰此非禦敵策也壞良田浸冢墓民被其害不爲便因奏疏極論調監郢州稅久之通判冀州內侍張宗禮使經郡酣酒自恣守貳無敢白者田發其事詔配西陵洒掃攝度支判官祿享太廟又請自執政下差減賚費唐介論其虧損上恩出知蘄州俄提點湖南刑獄介與司馬光又狀其傾險改知湖州徙廬州治有善迹移桂州異時蠻使朝貢假道與方伯抗禮田獨坐堂上使引入拜於庭而犒賄加腆土豪劉紀廬豹素爲

邊患訖田去不敢肆京師禁兵來戍不習風土往往病
於瘴癘田以兵法訓峒丁而奏罷戍或告交趾李日尊
兵九萬謀襲特磨道諸將請益兵田曰交趾兵不滿三
萬必其國有故長虛聲以嚇我耳謀既得實果其兄弟
內相殘懼邊將乘之也宜州人魏利安負罪亡命西南
龍蕃從其使入貢凡十反至是龍以烈來復從之田因
其入謁詰責之梟其首欲并斬以烈叩頭流血請命田
曰汝罪當死然事幸在新天子即位赦前汝自從朝廷

乞恩乃密請貸其死熙寧初加直龍圖閣知廣州廣舊
無外郭民悉野處田始築東城環七里賦功五十萬兩
旬而成初役人相驚以白虎夜出田迹知其僞召戒邏
者曰今夕有白衣人出入林間者謹捕之如言而獲城
既就東南微陷往視之暴卒年五十四田爲人伉直自
喜好嫚罵氣陵其下故死無哀者然臨政以清女弟聘
馬軍帥王凱欲售珠犀于廣顧曰南海富諸物但身爲
市舶使不欲自汙爾作欽賢堂繪古昔清刺史像日夕

師拜之蘇軾嘗讀其書以侔古廉吏

榮諲字仲思濟州任城人父宗範知信州鉛山縣詔罷
縣募民采銅民散爲盜宗範請復如故真宗嘉異擢提
點江浙諸路銀銅坑冶歷官九年諲舉進士至鹽鐵判
官晉州產礬京城大豪歲輸錢五萬緡頗其利諲請權
于官自是數入四倍爲廣東轉運使廣有板步古河路
絕險林箐瘴毒諲開真陽峽至洗口古徑作棧道七十
間抵清遠趨廣州遂爲夷塗復入爲開封府判官太康

民事浮屠法相聚祈禳號白衣會縣捕數十人送府尹
賈黯疑有妖請殺其爲首者而流其餘譴持不從各具
議上之中書是譴議但流其首而杖餘人加直史館知
澶州改京東轉運使萊陽產銀砂民有私採者事露安
撫使欲論以劫盜譴曰山澤之利人得有之所盜者豈
民財耶貸免甚衆又使成都府路召爲戶部副使以集
賢殿脩撰知洪州以疾故徙舒州未至而卒累官秘書
監年六十五

李載字伯熙黎陽人少苦學隆暑讀書置足于水雖得疾不舍去登進士第調冀州推官知大名冠氏縣府守呂夷簡入相薦其材知齊州鈐轄趙瑜使酒毆載乃扁戶避逸瑜得罪載坐不舉劾黜爲信陽軍安撫使錢明逸等爲之申理改常州知祥符縣有巫以井泉飲人云可愈疾趨者旁午載杖巫堙其井歷知虢州漣水軍載性篤孝侍母病不解帶至病亟不能食載亦不食母知之爲強食六爲州一以寬厚稱以光祿卿提舉仙源觀

卒年七十四

姚渙字虛州世家長安隋開皇中有景徹者以討平瀘
夷策功爲普州刺史卒子孫遂家普州渙第進士監益
州交子務發姦隱萬緡主吏皆當死渙曰戮人以干澤
非吾志也義不蔽姦而已請於使者願不受賞於是全
活者衆知峽州宜都民爲盜所殘縣執囚訊服以獄上
渙移劾於他有司居亡何真盜獲大江漲湓渙前戒民
徙儲積遷高阜及城沒無溺者因相地形築子城埽臺

爲木岸七十丈繚以長隄捷以薪石厥後江漲不爲害
民德之徙知涪州賓化夷多犯境渙施恩信拊納酋豪
爭羅拜廷下訖渙去無警終光祿卿年六十七

朱景字伯晦河南偃師人舉進士調滎澤簿西方用兵
詔侍從館閣舉縣令景預選知隴州汧源縣累遷知汝
州葉驛道遠隸囚爲送者所虐多死俗傳爲葉家關景
重禁以絕其患擢知壽州秩祿視提點刑獄始至亟發
廩振給以勸富者出積穀所活數萬城西居民三千室

建請築外郭環入之公私稱便再遷光祿卿熙寧初病
草自占遺表呼其子光庭操筆書之其畧云切聞河北
水災地震陛下當減膳避殿齋居加省召二府大臣朝
夕諮訪闕失思所以弭咎凡數百言無一語求恩卒年
七十一詔加賻贈錄其子以官

光庭字公揆十歲能屬文辭父蔭擢第調萬年主簿數
攝邑人以明鏡稱歷四縣令曾孝寬以才薦神宗召見
問欲再舉安南之師光庭對曰願陛下勿以人類畜之

蓋得其地不可居得其民不可使何益於廣土闢地也
又問治何經對曰少從孫復學春秋又問今中外有所
聞乎對曰陛下更張法度臣下奉行或非聖意故有便
有不便誠能去其不便則天下受福矣帝以其言爲疎
闊不用簽書河陽判官從呂大防於長安幕府五路出
師討西夏雍爲都會事倚以辦調發期會甚急光庭每
執不從使者怒將加以乏興罪光庭求免去大防爲之
解哲宗即位司馬光薦爲左正言首乞罷提舉常平官

保甲青苗等法論蔡確爲山陵使而乃先靈駕而行爲臣不恭又言章惇欺罔肆辨韓縝挾邪冒寵言甚切宣仁后喜其守正諭令盡言毋有所畏避遷左司諫又論蘇軾試館職發策云今欲師仁祖之忠厚而患百官有司不舉其職或至於媮欲法神考之厲精而恐監司守令不識其意流入於刻臣謂仁宗難名之盛德神考有爲之善志而不當以媮刻爲議論望正其罪以戒人臣之不忠者未幾中丞傅堯俞侍御史王巖叟相繼論列

宣仁后曰詳覽文意是指今日百官有司監司守令言之非所以諷祖宗也遂止河北饑遣持節行視即發廩振民而議者以耗先帝積年兵食之蓄改左司員外郎遷太常少卿拜侍御史論蔡確怨謗之罪確貶新州拜右諫議大夫給事中乞補外除集賢殿修撰知亳州數月召還復爲給事中坐封還劉摯免相制復落職守毫歲餘徙潞州加集賢院學士鄰境旱饑流民入境者踵接光庭日爲食以食之常至暮自不暇食遂感疾猶自

力視事出禱雨拜不能興再宿而卒年五十八紹聖中
追貶柳州別駕元符初又停錮其諸子光庭始學於胡
瑗瑗告以爲學之本在於忠信故終身行之徽宗立復
其官

李琮字獻甫江寧人登進士第調寧國軍推官州庾積
穀腐敗轉運使移州散於民俾至秋償新者守將行之
琮曰穀不可食強與民責而償之將何以堪持不下守
愧謝而止呂公著尹開封薦知陽武縣役法初行琮處

畫盡理旁近民相率撾登聞鼓願視以爲則徽宗召對擢利州路江東轉運判官行部至宣城按民田詭稱逃絕者九千戶他縣皆然言於朝命以戶部判官使江浙選彊明吏立賞剔抉吏幸賞以多爲功琮亦因是希進民患苦之得緡錢百餘萬進度支判官頒職式於諸道淮南賊入甲它部以爲轉運副使徙梓州路元祐初言者論其括隱稅之害黜知吉州御史呂陶又言巴蜀科折已重琮復強民輸稅且無得以奇數併合人尤咨怨

於是凡以括田受賞者悉奪之歷相洪潞三州潞有謀亂者爲書期日揭道上部使者聞之懼檄索姦甚亟琮置不問以是日置酒高會訖無他入爲太府卿遷戶部侍郎以寶文閣待制知杭州永興軍河南瀛州卒年七十五琮長於吏治而所至主於培克爲士論嗤鄙子回紹興初參知政事

朱壽隆字仲山密州諸城人以蔭知九隴縣吏告民一家七人以火死壽隆曰寧有盡室就焚無一脫者殆必

有姦逾月獲盜果殺其人而縱火也知宿州宿多劇盜至白晝被甲剽攻郡縣不能制壽隆設方略耳目捕斬千餘人擢提點廣西刑獄嶺外新經儂寇脩營城障貴州虐用其人不能聊生壽隆馳詣州械守送獄奏黜之老稚婦女遭亂流轉不能自還者檄所在資送其還舊制溪蠻侵暴羈縻州雖殺人無得讐報壽隆請聽相償蠻始畏戢歷鹽鐵度支判官夔路轉運使巴峽地隘民困於役免其不應法者千五百人復爲鹽鐵判官京東

轉運使賜三品服歲惡民移壽隆諭大姓富室畜爲田
僕舉貸立息官爲置籍索之貧富交利以少府監知楊
州卒年六十八壽隆爲人和厚接談怡怡必當於理而
不屈於權貴狄青討賊欲殺裨將不用命者數人壽隆
極論罪不當死孫沔在坐曰儂賊害民萬計此何足惜
壽隆曰王師之來以除民害顧可效賊爲暴耶青感其
言而止

盧士宏字子高新鄭人以父任屢更州縣所至著清名

知信陽軍官捕爲妖術者餘黨懼及羣聚山谷間士宏
請減其罪招之即相率歸命徙知漢州校實民產使力
役不濫人德之又知洋州先是圭田多虛籍士宏考校
令隨實以輸自部使者而下皆十損七八文彥博包拯
以廉能薦由三司開折司擢夔州路轉運使遂知廣州
或傳安南舟數百泊海中將爲寇嶺徼驚揺士宏灼其
非是日從賓客宴遊爲樂民賴以安受代還引疾丐便
郡知鄭州未幾以光祿卿致仕卒年七十三凡衣衾棺

柳之制皆有遺命戒諸子勿爲銘誌

單煦字孟陽平原人舉進士知洛陽縣民以妖幻轉相教授煦迹捕戮三十餘人當得上賞不肯言轉知昌州時詔城蜀治煦以蜀地負山帶江一旦毀籬垣而興板築其費巨萬非民力所堪請但築子城轉運使即移諸郡如其議徙清平軍使有二盜殺人捕治不承煦縱使之食甲食之既乙不下咽執而訊之果殺人者爲御史臺推直官江南人誣轉運使呂昌齡以賄中丞張昇訊

而論之鞠未就敕煦往治煦不肯阿其長卒直昌齡乞
外遷知濮合二州合居涪漢間夏秋患於淫潦煦築東
隄以禦之赤水縣鹽井涸奏蠲其賦累官光祿卿卒年
七十七煦友愛兄熙嘗毆人至死未有知者煦曰家貧
親老仰兄以養義當代之死即趨詣鬪所以待捕已而
死者甦驚問之煦以情告其人感歎遂輟訟

楊仲元字舜明管城人第進士調宛丘主簿民訴旱守
拒之曰邑未嘗旱校吏導民而然仲元白之曰野無青

草公日宴黃堂宜不能知但一出郊可見矣校吏非他
實仲元也竟免其稅知澤州沁水縣民持物來輸者視
其價稍增之餘則下其估官有所須不强賦民聽以所
有與官爲入度相當則止率常先辦河外用兵督餉轉
西界夕宿洪谷口仲元相其地乃寇所由徑路亟命去
之民以困乏爲辭不聽寇果夜出劫諸部沁水獨免後
二十年其子過縣父老拜泣曰河西之役非公無今日
矣初軍期尚緩而仲元督行良急至則芻糧有不集者

皆可賤市後期者物數倍其價民始知其爲利州買羊
斂民差出錢帛滋蔓病民爲甚仲元更其令戶纔費錢
百又遣吏市羔於他所明年以供州不科一錢徙知鄖
鄉縣宰相張士遜先瑩隸境內將屬之召不往至則按
籍均役之雖堂帖求免不爲減歷知光虔虢三州官光
祿卿改中散大夫戒諸子曰吾入官五十年未嘗以私
怒加人雖杖刑之微苟有兩比不敢與輕法以是爲報
國耳卒年七十五

余良肱字康臣洪州分寧人第進士調荆南司理叅軍屬縣捕得殺人者既自誣服良肱視驗屍與刃疑之曰豈有刃盈尺而傷不及寸乎白府請自捕逮未幾更獲真殺人者民有失財物逾十萬逮平民數十人方暑榜掠號呼聞于外或有附吏耳語良肱陰知其爲盜亟捕詰之賊盡得改大理寺丞出知湘陰縣逋麥數千石歲責里胥代輸良肱論列之遂蠲其籍通判杭州江潮善溢漂官民廬舍良肱壘石隄二十里障之潮不爲害

時王陶爲屬官常以氣犯府帥吏或訴陶帥挾憾欲按之良肱不可曰使陶以罪去是以直不容也帥遂已後陶官于朝果以直聞知虔州士大夫死嶺外者喪車自虔出多弱子寡婦良肱悉力振護孤女無所依者出俸錢嫁之以母老得知南康軍丁母憂服除爲三司使判官方闕陝用兵朝議貸在京民錢良肱力爭之會大臣亦以爲言議遂格內府出腐幣售三司三司吏將受之良肱獨曰若賦諸軍軍且怨不則貸諸民民且病請付

文思以奉帷幄改知明州朝廷方治汴渠留提舉汴河
司汴水澱淤流且緩執政主挾河議良肱謂善治水者
不與水爭地方冬水涸宜自京左浚治以及畿右三年
可使水復行地中弗聽又議伐汴隄本以資挾河良肱
言自泗至京千餘里江淮漕卒接踵者行多病暍藉蔭
以休又其根盤錯與隄爲固伐之不便屢爭不能得廼
請不與其事執政雖怒竟不爲屈改太常少卿知潤州
遷光祿卿知宣州治爲江東最請老提舉洪州王隆觀

卒年八十一。子卞，爽最知名。卞字洪範，爽字荀龍。皆以任子恩，試校書郎，爽博學多大畧，累爲唐州判官。湖北安撫司勾當機宜文字，討叛蠻有功，知沅州。蠻殺沿邊巡檢，卞設方略復平之。加奉議郎。先是良肱爲鼎州推官，五溪蠻叛，良肱運糧境上，周知其利害，上書言此彈丸地不足煩朝廷費，不如棄與而就撫之。當時是其議未果棄也。及蠻叛，斷渠陽道，扼官軍不得進。卞適使湖北，帥唐義問即授卞節制，諸將陰選死士三千人，夜

銜枚繞出賊背伐山開道漏未盡數刻入渠陽黎明整
衆出賊大駭盡銳來戰奮擊大破之鼓行度險賊七遇
七敗斬首數千級蠻遂降尋有詔廢渠陽軍爲砦盡拔
居人護出之紹聖初治棄渠陽罪免歸徽宗即位復奉
議郎管勾玉隆觀未幾復渠陽爲靖州又論前事免終
於家爽尚氣自信不少貶以合世應元豐詔上便宜十
五事言過剴切元祐末爽復極言請太皇太后還政事
章惇憾爽不附已乃擿其言爲謗訕以瀛州防禦推官

除名竄封州久之起知明州未行以言者罷監東嶽廟
崇寧中與卞俱入黨籍

潘夙字伯恭鄭王美從孫也天聖中上書論時政授仁
壽主簿久之知韶州擢江西轉運判官提點廣西湖北
刑獄邵州蠻叛湖南騷動遷轉運使專制蠻事親督兵
破其團峒九十徙知滑州改湖北轉運使知桂州坐在
湖北時匿名書誣判官韓繹謫監隨州酒稅起知光化
軍大臣以將帥才舉之易端州刺史再遷徙鄜州召對

訪交廣事稱旨還司封郎中直昭文館復知桂州交人
敗於占城僞表稱賀以爲大捷神宗詔之曰智高之難
方二十年中人之情燕安忽事直謂山僻蠻獠無可慮
之理殊不思禍生於所忽唐六詔爲中國患此前事之
師也卿本將家子寄要蕃宜體朕意悉心經度夙遂上
書陳交趾可取狀且將發兵未報而徙河北轉運使歷
度支鹽鐵副使知河中府章惇察訪荆湖討南北江蠻
徭陳夙憂邊狀以知潭州再遷光祿卿知荆南鄂州卒

年七十

論曰士之官斯世有一善可稱致生民咸被其澤於無窮者故州郡之寄爲尤重張田免禁兵毒於瘴癘士宏考圭田出於實輸朱景父子謹載煦渙士宏壽隆輩皆有德在民仲元不以私怒加人良肱明於折獄夙以將家子而能留心邊務用當其材舉能其官若琮也雖長於吏治而所至培植君子奚取焉

宋史卷三百三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宋史卷三百三十四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列傳第九十三

徐禧

李穰附

高永能

沈起

劉彝

熊本

蕭注

陶弼

林廣

徐禧字德占洪州分寧人少有志度博覽周游以求知古今事變風俗利疚不事科舉熙寧初王安石行新法

禧作治策二十四篇以獻時呂惠卿領脩撰經義局遂以布衣克檢討神宗見其所上策曰禧言朝廷用經術變士十已八九然竊襲人之語不求心通者相半此言是也宜試於有用之地即授鎮安軍節度推官中書戶房習學公事歲餘召對顧問久之曰朕多閱人未見有如卿者擢太子中允館閣校勘監察御史裏行與中丞鄧綰知諫院范百祿雜治趙世居獄李士寧者挾術出入貴人間嘗見世居母康以仁宗御製詩贈之又許世

居以寶刀且曰非公不可當此世居與其黨皆神之曰
士寧二三百歲人也解釋其詩以爲至寶之祥及鞠世
居得之逮捕士寧而宰相王安石故與士寧善百祿劾
士寧以妖妄惑世居致不軌禧奏士寧遺康詩實仁宗
製今獄官以爲反臣不敢同百祿言士寧有可死之狀
禧故出之以媚大臣朝廷以御史雜知樞密承旨參治
而百祿坐報上不實貶進禧集賢校理檢正禮房安石
與惠卿交惡鄧綰言惠卿昔居父喪嘗貸華亭富人錢

五百萬買田事詔禧參鞠禧陰右惠卿綰劾之會綰貶
官獄亦解禧出爲荆湖北路轉運副使元豐初召知諫
院惠卿在廊延欲更蕃漢兵戰守條約諸老將不謂然
帝頗采聽將推其法於他路遣禧往經畫禧是惠卿議
渭帥蔡延慶亦以爲不然帝召延慶還加禧直龍圖閣
使往代以母憂不行服除召試知制誥兼御史中丞官
制行罷知制誥專爲中丞鄧綰守長安禧疏其過帝知
其以惠卿故雖改綰青州亦左遷禧給事中种諤西討

得銀夏宥三州而不能守延帥沈括欲盡城橫山瞰平
夏城永樂詔禧與內侍李舜舉往相其事令括總兵以
從李稷主餽餉禧言銀州雖據明堂川無定河之會而
故城東南已爲河水所吞其西北又阻天塹實不如永
樂之形勢險阨竊惟銀夏宥三州陷沒百年一日興復
於邊將事功實爲俊偉軍鋒士氣固已百倍但建州之
始煩費不貲若選擇要會建置堡柵名雖非州實有其
地舊來疆塞乃在腹心已與沈括議築砦各六砦之大

有周九百步小者五百步堡之大者二百步小者百步
用工二十三萬遂城永樂十四日而成禧括舜舉還米
脂明日夏兵數千騎趨新城禧亟往視之或說禧曰初
被詔相城禦寇非職也禧不聽與舜舉俱行括獨守
米脂先是种諤還自京師極言城永樂非計禧怒變色
謂諤曰君獨不畏死乎敢誤成事諤曰城之必敗敗則
死拒節制亦死死於此猶愈於喪國師而淪異域也禧
度不可屈奏諤跋扈異議詔諤守延州夏兵二十萬屯

涇原北聞城永樂即來爭邊人馳告者十數禧等皆不
之信曰彼若即來是吾立功取富貴之秋也禧亟赴之
大將高永亨曰城小人寡又無水不可守禧以爲沮衆
欲斬之既而械送延獄比至夏兵傾國而至永亨兄永
能請及其未陳擊之禧曰爾何知王師不鼓不成列禧
執刀自率士卒拒戰夏人益衆分陣迭攻抵城下曲珍
兵陳於水際官軍不利將士皆有懼色珍白禧曰今衆
心已搖不可戰戰必敗請收兵入城禧曰君爲大將奈

何遇敵不戰先自退邪俄夏騎卒度水犯陳鄺延選鋒
軍最爲驍銳皆一當百銀槍錦襖光彩耀日先接戰而
敗奔入城蹂後陳夏人乘之師大潰死及棄甲南奔者
幾半珍與殘兵入城崖峻徑窄騎卒緣崖而上喪馬八
千匹遂受圍水砦爲夏人所據掘井不及泉士卒渴死
者大半夏人蟻附登城尚扶創拒鬪珍度不可敵又白
禧請突圍而南永能亦勸李稷盡捐金帛募死士力戰
以出皆不聽戊戌夜大雨城陷四將走免禧舜舉稷死

之永能沒於陳初括奏夏兵來逼城見官兵整故還帝
曰括料敵疎矣彼來未出戰豈肯遽退邪必有大兵在
後已而果然帝聞禧等死涕泣悲憤爲之不食贈禧金
紫光祿大夫吏部尚書謚曰忠愍官其家二十人穆工
部侍郎官其家十二人禧疎曠有膽畧好談兵每云西
北可唾手取恨將帥怯爾呂惠卿力引之故不次用自
靈武之敗秦晉困棘天下企望息兵而沈括种諤陳進
取之策禧素以邊事自任狂謀輕敵猝與强虜遇至於

覆沒自是之後帝始知邊臣不可信倚深自悔咎遂不復用兵無意於西伐矣子俯自有傳

李稷字長卿邛州人父絢龍圖閣直學士稷用蔭歷管庫權河北西路轉運判官脩拓深趙邢三州城役無愆素然峭刻嚴忍察訪使者以爲言都水丞程昉亦訴其越職詔令忤析御史周尹又論稷父死二十年不葬僅徙東路俄提舉蜀部茶場甫兩歲羨課七十六萬緡擢鹽鐵判官詔推揚其功以勸在位遂爲陝西轉運使制

置解鹽秦民作舍道傍者創使納侵街錢一路擾怨與
李察皆以苛暴著稱時人語曰寧逢黑殺莫逢稷察种
諤起興靈議稷聞之亦上言可令邊面諸將各出兵撓
之使不得耕種則其國必困國困衆離取可決也及出
境稷督餉民苦招運多散逸稷令騎士執之斷其足筋
宛轉山谷間凡數十人累日乃得死始稷受旨得斬郡
守以下於是上下相臨以峻法雖小吏護丁夫亦顛戮
不請軍食竟不繼諤謀斬稷客呂大鈞引義責之復使

還取糧既集諤猶宣言稷乏軍興致大功不就至削兩
秩貶爲判官永樂既城稷輦金銀鈔帛充牣其中欲夸
示徐禧以爲城甫就而中已實積金既多故受圍愈急
而稷守之不敢去以及於難李舜舉別有傳

高永能字君舉世爲綏州人初伯祖文岷舉州來歸即
拜團練使已而棄之北遷其祖父王獨留居延州至永
能始家青澗少有勇力善騎射由行伍補殿侍稍遷供
奉官种諤取綏州發永能兵六千先驅入囉兀五戰皆

捷轉供備庫副使治綏德城闢地四千頃增戶千三百
即知城事元豐初爲鄜延都監秋大稔夏人屯一千騎
於大會平將取稼永能簡精騎突過其營騎卒驚潰獲
鈐轄二人轉六宅使夏人患之令曰有得高六宅者賞
金等其身經畧使呂惠卿行邊永能伏騎谷中以備侵
軼邊騎果至馳出擊走之夏兵二萬犯當川堡永能以
千騎與相遇度不能支依險設疑兵且鬪且卻而令後
騎揚塵若援兵至者奮而前遂解去擢本路鈐轄四年

西討永能爲前鋒圍米脂城邊人十萬來援永能謂弟永亨曰彼恃衆集易吾軍營當大川宜嚴陳待其至張左右翼擊之可破也詰旦鏖戰於無定河斬首數千級得馬三千橐駝牛羊萬計城猶未下密遣諜說降其東壁守將衣以文錦導以鼓吹耀諸城下酋令介訛遇乃出降進東上閣門使寧州刺史以年請老不許又進四方館使榮州團練使永樂之役獻謀皆不用城既陷其孫昌裔欲援之從間道出永能歎曰吾結髮從事西羌

戰未嘗挫今年已七十受國大恩恨無以報此吾死所也顧易一卒敝衣戰而死其子世亮與昌裔求得尸以歸詔贈房州觀察使錄其子世亮爲忠州刺史諸孫皆侍禁殿直永能家世州將所領多故部曲拊之有恩惠遇敵則身先之下有傷者載以已副馬故能得士死力遠近喜言其事稱之曰老高及死邊人無不痛惜嘗遇其遠祖唐綏州刺史思祥淘沙川廟得畫像及神道碑上之詔即所在賜田三十頃以奉祭祀永能之亡延州

將皇城使寇偉亦力戰而沒贈均州防禦使

沈起字興宗明州鄞人進士高第調滁州判官與監真州轉般倉聞父病委官歸侍以喪免有司劾其擅去終喪薦書應格當遷用帝謂輔臣曰觀過知仁今由父疾而致罪何以厚風教而勸天下之爲人子者乃特遷之知海門縣縣負海地卑間歲海潮至冒民田舍民徙以避棄其業起爲築隄百里引江水灌溉其中田益闢民相率以歸至立祠以報御史中丞包拯舉爲監察御史

吏部格選吏以贓私絀法無輕重終身不遷起論其情
可矜者可限年叙用遂著爲令立縣令考課法設河渠
司領諸道水政乞采漢故事擇卿大夫子弟入宿衛選
賢良文學高第給事官省勿專任宦官宗室袒免親令
補外官復府兵汰冗卒書數十上以論興國鐵官事不
合出通判越州改知蘄楚二州京東歲饑盜起除提點
刑獄至則開首贖法攜其伍盜內自睽疑轉相束縛唯
恐後改開封府判官爲湖南轉運使凡羽毛筋革舟楫

竹箭之材多出所部取於民無制吏挾爲姦起會其當用自與商人貿易所省什六七召爲三司鹽鐵副使直舍人院熙寧三年韓絳使陝西加起集賢殿脩撰陝西都轉運使慶州軍變將寇長安起率兵討平之會韓絳城綏州不利起亦罷知江寧府入知吏部流內銓奉使契丹至王庭其位著乃與夏使等起曰彼陪臣爾不當與王人齒辭不就列遂升東朝使者自是爲定制六年拜天章閣待制知桂州自王安石用事始求邊功王韶

以熙河進章惇熊本亦因此求奮是時議者言交趾可
取朝廷命蕭注守桂經畧之注蓋造謀者也至是復以
爲難起言南交小醜無不可取之理乃以起代注遂一
意事攻討妄言密受旨擅令疆吏入溪洞點集土丁爲
保伍授以陣圖使歲時建習繼命指使因督餽鹽之海
濱集舟師寓教水戰故時交人與州縣貿易悉禁止之
於是交趾益貳大集兵丁謀入寇蘇軾知邕州以書抵
起請止保甲罷水運通互市起不聽劾軾沮議起坐邊

議罷命劉彛代之以守廣日過絕其表疏於是交人疑懼率衆犯境連陷廉白欽邕四州死者數十萬人事聞貶起團練使安置郢州徙越又徙秀而卒起生平喜談兵嘗以兵法謁范仲淹仲淹器其材註孫武書以自見卒用此敗

劉彛字執中福州人幼介特居鄉以行義稱從胡瑗學瑗稱其善治水凡所立綱紀規式彛力居多第進士爲邵武尉調高郵簿移朐山令治簿書恤孤寡作陂池教

種藝平賦役抑姦猾凡所以惠民者無不至邑人紀其事曰治築熙寧初爲制置三司條例官屬以言新法非使罷神宗擇水官以彛悉東南水利除都水丞久雨汴漲議開長城口彛請但啓楊橋斗門水即退爲兩浙轉運判官知處州俗尚巫鬼不事醫藥彛著正俗方以訓斥淫巫三千七百家使以醫易業俗遂變加直史館知桂州禁與交人互市交趾陷欽廉邕三州坐貶均州團練副使安置隨州又除名爲民編隸涪州徙襄州元

祐初復以都水丞召還病卒於道年七十著七經中議
百七十卷明善集三十卷居陽集三十卷

論曰兵凶器也雖聖人猶曰未學輕敵寡謀鮮有不自
焚者永樂之陷安南之畔死者百萬罹禍甚慘良由數
人者不自量度以開邊釁禧稷永能之死宜矣起執議
益堅妄意輕舉雖貶官莫贖其責曩不能行所學而規
規然蹈前車之轍以濟其過焉得無罪

熊本字伯通番陽人兒時知學郡守范仲淹異其文進

士上第爲撫州軍事判官稍遷祕書丞知建德縣縣令
填包魚池爲窪田本弛以與民熙寧初上書言陛下師
用賢傑改脩法度得稷卨臯夔之佐由是提舉淮南常
平檢正中書禮房事六年瀘川羅晏夷叛詔察訪梓夔
得以便宜治夷事本嘗通判戎州習其俗謂彼能擾邊
者介十二村豪爲鄉導爾以計致百餘人梟之瀘川其
徒股栗願矢死自贖本請於朝寵以刺史巡檢之秩明
示勸賞皆踴躍順命獨柯陰一酋不至本合晏州十九

姓之衆發黔南義軍强弩遣大將王宣賈昌言率以進討賊悉力旅拒敗之黃葛下追奔深入柯陰窘乞降盡籍丁口土田及其重寶善馬歸之公上受貢職於是烏蠻羅氏鬼主諸夷皆從風而靡願世爲漢官奴遷刑部員外郎集賢殿脩撰同判司農寺神宗勞之曰卿不傷財不害民一旦去百年之患至於檄奏詳明近時鮮儷焉賜三品服西南用兵蠻中始此蔡京時爲秀州判官本言其學行純茂練習新法薦爲幹當公事河湟初復

本爲秦鳳路都轉運使熙河法禁闊畧蓄積不支歲月
本奏省冗官百四十員歲減浮費數十萬渝州南川獠
木斗叛詔本安撫本進營銅佛壩抗其要焚積聚以破
其黨木斗氣索舉秦州地五百里來歸爲四砦九堡建
銅佛壩爲南平軍初熟獠王仁貴以木斗親繫獄本釋
其縛置麾下至是推鋒先登大臣議加本天章閣待制
帝曰本之文朕所自知當典書命遂知制誥帝數稱其
文有體命院吏別錄以進又上疏云天下之治有因有

革期於趨時適治而已議者猥用持盈守成之說文苟
簡因循之治天下之吏因以安常習故爲俗奮言納忠
者悠悠之徒相與感額盱衡而詆罵之陛下出大號發
大政可謂極因革之理然改制之始安常習故之羣圜
視四起交譴而合譟或諍於廷或謗於市或投劾引去
者不可勝數陛下燭見至理獨立不奪今雖少定彼將
伺隙而逞願陛下深念之勿使譟譴之衆有以窺其間
而終萬世難就之業天下幸甚本之意專以媚王安石

也范子淵創浚河之役文彥博爭之命本行視議如彥博安石白出本分司西京居三年起知滁州改廣州召爲工部侍郎宜州蠻擾邊道除龍圖閣待制知桂州至則諭溪洞酋長戒邊吏勿生事請選將練兵代戍益市馬以足騎兵宜州遂無事民蔡寶珍扇龍蕃與峒戶相仇殺欲引兵致討以爲功本質之色動縛而投之海蠻夷以爲神譟告交人明年將入寇使者實其言詔訪本曰使者在道安得此藉使有謀何自先知之已而果妄

是時既以順州賜李乾德疆畫未正交人緣是輒暴勿陽地而逐儂智會智會來乞師本檄問狀乾德歛兵謝本因請以宿桑八洞不毛之地賜之南荒遂安轉運判官許彥先議通湖南鹽於西廣計口授民度可得息三十萬本言桂管民貧地瘠恐不堪命議遂格入爲吏部侍郎踰年力請外仍待制知洪州言者謂本棄八洞爲失謀奪一官徙杭州江寧府再知洪州召還卒於道有文集奏議共八十卷

蕭注字巖夫臨江新喻人磊落有大志尤喜言兵常言
四方有事吾將兵數萬鼓行其間戰必勝攻必取豈不
快哉舉進士攝廣州番禺令儂智高圍州數月方舟數
百攻城南勢危甚注自圍中出募海濱壯士得二千人
乘大舶集上流因颶風起縱火焚賊舟破其衆即日發
縣門納援兵民持牛酒芻糧相繼入城中人始有生意
自是每戰以勝歸蔣偕上其功擢禮賓副使廣南駐泊
都監賊還據邕管余靖患其嘯誘諸洞以屬注注挺身

入蠻中施結恩信狄青師次賓州召會諸將疑注倚賊聲勢爲姦利欲誅之注覺託爲游辭不肯往賊破青始聞注前功以知邕州智高走大理國母與三弟雷特磨道注帥師往討獲一裨將引致臥內與之語具得賊情悉擒送闕下拜西上閣門副使募死士使入大理取智高至則已爲其國所殺函首歸獻轉爲使居邕數年陰以利啗廣源羣蠻密繕兵甲乃上疏曰交趾雖奏朝貢實包禍心常以蠶食王土爲事往天聖中鄭天益爲轉

運使嘗責其擅賦雲河洞今雲河乃落蠻數百里蓋年
侵歲吞馴致於是臣已盡得其要領周知其要害今不
取異曰必爲中國憂願馳至京師面陳方畧未報而甲
洞申紹泰犯西平五將被害諫官論注不法致寇罷爲
荆南鈐轄提點刑獄李師中又劾其沮威嗜利畧智高
闔民爲奴發洞丁采黃金無帳籍可考中使按驗頗有
實貶泰州團練副使淮南轉運使言注椎牛屠狗招集
游士部勒爲兵教之騎射請徙大州以縻之詔改鎮南

軍節度副使近臣有訟注廣州功者起爲右監門將軍
邠州都監熙寧初以禮賓使知寧州環慶李信之敗列
城皆堅壁注獨啓關夜宴如平時復閤門使管幹麟府
軍馬辭云身本書生差長拊納不閑戰鬪懼無以集事
時有言交人挫於占城衆不滿萬可取也遂以注知桂
州入覲神宗問攻取之策對曰昔者臣有是言是時溪
洞之兵一可當十器甲堅利親信之人皆可指呼而使
今兩者不如昔交人生聚教訓十五年矣謂之兵不滿

萬妄也既至桂種酋皆來謁注延訪山川曲折老幼安否均得其驩心故李乾德動息必知之然有獻征南策者輒不聽會沈起以平蠻自任帝使代注而罷注歸卒于道年六十一詔優錄其子賻絹三百注有膽氣嗜殺而能相人自陝西還帝問注韓絳爲安撫使施設何如對曰廟筭深遠臣不能窺然知絳當位極將相帝喜曰果如卿言絳必成功問王安石曰安石牛目虎顧視物如射意行直前敢當天下大事然不如絳得和氣爲多

惟氣和能養萬物爾王韶爲建昌參軍注曰君他日類
孫沔但壽不及後皆如其言

陶弼字商翁永州人少倣放宕吳中行山間有雙鯉
戲溪水上竚觀之傍一老父顧曰此龍也行且闕君宜
亟去去百步許雷大震而兩岸圯木拔又出大雲倉卒
遇風暴怒二十七艘同時溺獨弼舟得濟人以是異之
一見丁謂謂妻以宗女因從學兵法能持論縱橫慶歷
中楊畋討湖南徃弼上謁畋授之兵使往襲大破之以

功得陽朔主簿儂智高犯南海敗爲安撫使辟參軍謀
使下英江會諸將議擊未至智高解去弼舍舟從其徒
數十人間關步山赴敗次臨賀大將蔣偕適戰死餘衆
畏亡將被誅多降賊弼數與之遇亟矯敗命揭榜道上
諭使歸許以不死凡得千五百人府罷調賜朔令課民
植木官道旁夾數百里自是行者無夏秋暑暍之苦它
郡縣悉效之攝興安令移書說桂守蕭固浚靈渠以通
漕不聽至李師中卒浚之師征安南餽餉於是乎出大

爲民利知賓容欽三州換崇儀副使遷爲使知邕州邕
經儂寇井隧蕩然人不樂其生弼綏輯惠養至忘其勤
諸洞獻土物求內附弼降意撫答謝其贄皆感悅無犯
邊者邕地早下水易集夏大雨彌月弼登城以望三邊
皆漫爲陂澤亟窒垠江三門諭兵民即高避害俄而水
大至弼身先版車召僚吏賦役爲土囊千餘置道上水
果從竇入隨塞之城雖不壞而人皆乏食則爲發廩以
振於內方舟以饁於外水不及女牆者三板旬有五日

乃退公私一無所失亡自橫潯以東數州皆沒弼久於
邕請便郡徙鼎州章惇經理五溪蠻事薦爲辰州遷皇
城使降北江彭師宴授忠州刺史郭達南征轉弼康州
團練使復知邕州民再罹禍亂散匿山谷弼率百騎深
入左江峒民知其至扶老攜幼以歸達帥官軍臨富良
江使弼殿交人納款達欲班師恐爲所襲乃以計夜起
軍不整騎步相蹈藉亂行賊隔江陰伺覘知弼殿弗敢
追弼申令帳下毋動遲明結隊徐行達賴以善還建所

得廣源峒爲順州枕榔爲縣進弼西上閣門使留知順
州州去邕二千里多毒草瘴霧戍卒死者什七八弼亦
疾甚然蚤莫勞軍視其良苦意氣激揚士莫不感泣疆
奮起爲用交人襲取枕榔揚聲欲圖州獨難弼素得人
心賊動息皆先知獲間諜不殺諭以逆順縱之去恩威
兩施以是終弼在不敢犯加東上閣門使未拜而卒詔
錄其家五人弼能爲詩好士樂施所得俸祿悉以與人
家至貧不恤也既死妻在鄉里僦屋以居

林廣萊州人以捧日軍卒爲行門授內殿崇班從環慶
蔡挺麾下李諒祚寇大順城廣射中之李信敗於荔原
廣引兵西入破十二盤攻白豹金湯皆先登夜過洛河
夏人來襲廣揚聲選強弩列岸側實捲甲疾趨夏人疑
不敢渡嘗護中使臨邊將及烏鷄川遽率衆循山行道
遇熟羌以險告廣不答夏人果伏兵於川計不行而去
告者乃謀也夏人圍桑遠城廣止守戒士卒即有變毋
得輕動火夜起積薪中衆屯守自若明日敵至馬平川

大持攻具來廣被甲啓他門鼓而出若將奪其馬敵舍城救馬廣復入益脩守備夜募死士斫其營夏人數失利始引退累遷禮賓使韓絳奏爲本道將慶兵据北城叛廣在南城望其衆進退不一曰是不舉軍亂也挺身縋城出其後諭以逆順皆投兵聽命出者才三百人廣語餘衆曰亂者去矣汝曹事我久能聽命不唯得活仍有功得百餘人激厲要束使反攻城下兵禽戮皆盡遂平北城出追亂者至石門山與之遇諭之不肯降縱兵

尾擊敵知不得免始請命廣曰不從吾言今窘而就死
非降也悉斬之遷本路都監詔入對神宗獎金湯石門
之功慰賜甚厚將使開熙河辭以不習洮隴事乃遷鈐
轄使還徙廊延攻踏白城功最遷皇城使進討洮羗加
帝御器械環慶副都總管安南用師詣闕請行帝曰南
方卑濕知卿病足西邊方開拓宜復歸擢龍神衛四廂
都指揮使英州刺史邊臣或言往者劉平因救鄰道戰
沒今宜罷援兵廣曰此乃制賊長計也使賊悉力寇一

路而他道不救雖古名將亦無能爲已平之所以敗非
出援罪乃止再轉步軍都虞候韓存寶討瀘蠻乞弟退
橈不進詔廣代之廣至閱兵合將蒐人材勇怯三分之
日夕肄習間椎牛享犒士心皆奮遣使開曉乞弟仍索
所亡卒乞弟歸卒七人奏書降而身不至乃決策深入
陳師瀘水率將吏東鄉再拜誓之曰朝廷以存寶用兵
亡狀使我代之要以必禽渠魁今孤軍遠畧久駐賊境
退則爲戮冒死一戰勝負未可知縱死猶有賞愈於退

而死也與汝等戮力而進可乎衆皆踊躍廣挾所得渠帥及質子在軍而令以次酋護餉以是入箐道而無鈔畧之患師行有二途從納溪抵江門近而險從寧遠抵樂共壩遠而平蠻意官車必出江門盛兵阻隘而師趨樂共蠻不能支皆遁去廣分兵繞帽溪掩江門後破其險水陸皆通行益前進每戰必捷次落婆遠乞弟遣叔父阿汝約降求退舍又約不解甲廣策其有異除阜爲壇距中軍五十步且設伏明日乞弟擁千人出降匿弩

士趨裘猶豫不前謝恩廣發伏擊之蠻奔潰斬阿汝及
大酋二十八人乞弟以所乘馬授弟阿字大將王光祖
追斬之軍中爭其尸乞弟得隨江橋下脫走得其種落
三萬進次歸徠州窮探巢穴發故酋甫望箇恕塚天寒
士多墮指而乞弟意不可得監軍先受密詔聽引兵還
遂班師拜衛州防禦使馬軍都虞候西兵未解上疏求
面陳方略及入見言韓存寶雖有罪功亦多以今日朝
廷待諸將存寶不至死廣還部至閩鄉疽發斷頸卒年

四十八廣爲人有風義輕財好施學通左氏春秋臨事持重長於料敵以智損益八陣圖又撰約束百餘條列上邊地頗推行之其名聞於西夏秉常母梁氏將內侮論中國將帥獨畏廣聞其南征乃舉兵然在瀘以敕書招蠻既降而殺之此其短也遄被惡疾死或以爲殺降之報云

論曰宋太宗既厭兵一意安邊息民海內大治真宗仁宗深仁厚澤涵煦生民然仁文有餘義武不足蓋是時

中國之人不見兵革之日久矣於是契丹西夏起爲邊患乃不吝繒帛以成和好神宗撫承平之運銳焉有爲積財練兵志在刷耻故一時材智之士各得暴其所長以興立事功若熊本蕭注陶弼林廣實然本注起身科第弼能詩好士廣學通左氏春秋昔孫權勸呂蒙學文武豈二致哉本上書以媚時相廣之征蠻發塚殺降君子疵之

宋史卷三百三十四